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巴尔扎克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巴尔扎克传

[法] 安德烈·莫洛亚 著
孙耀斌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译 序.....	(5)	☆
第一部 成 长.....	(7)	☆
第一章 童年的悲剧.....	(7)	文 学 家
第二章 求学	(16)	
第三章 最初的小说	(29)	
第四章 经商的插曲	(47)	
第五章 回到正事上来	(56)	
第六章 初露锋芒	(68)	
第二部 荣 誉	(81)	卷
第七章 《驴皮记》	(81)	
第八章 难以征服的金发女人	(97)	
第九章 《绝对之探求》	(110)	
第十章 宏伟蓝图.....	(128)	
第十一章 《幽谷百合》	(141)	
第十二章 《幻灭》	(156)	☆
第三部 《人间喜剧》	(171)	☆
第十三章 如诗之游.....	(171)	
第十四章 贝尔尼夫人之死.....	(181)	
第十五章 西绪福斯神话.....	(198)	
第十六章 《人间喜剧》[一]	(209)	
第十七章 《人间喜剧》[二]	(226)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第四部 天鹅之歌·····	(240)
第十八章 圣彼得堡之行·····	(240)
第十九章 “噜噜”交响曲·····	(259)
第二十章 外部世界·····	(274)
第二十一章 天鹅之歌·····	(286)
第二十二章 没有灵魂的躯体·····	(296)
第二十三章 走向死神·····	(305)
第二十四章 尾声·····	(314)

☆

☆

文

学

家

卷

☆

☆

译 序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诞生在杜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里。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

巴尔扎克是个多产的作家，仅收入《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小说就有十多部。当我们走进这由两千多人物组成的《人间喜剧》的画廊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生动、形象的“法国‘社会’将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人间喜剧》中包含着一部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二者是有机地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部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形象史，是巴尔扎克矛盾的世界观的产物，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对历史规律进行再认识的结果。恩格斯指出：“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的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波德莱尔说得不错，巴尔扎克是《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

☆

☆

文

学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文
学
家
卷
☆
☆

“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如果巴尔扎克把自己的一生写成小说，想必是《人间喜剧》中最可惊可叹的一部。然而，尽管《人间喜剧》中到处有巴尔扎克的影子，作家毕竟不曾为自己立传。这项饶有趣的工作，在一个世纪以后，由著名的传记文学家安德烈·莫洛亚完成了。

由莫洛亚为巴尔扎克作传，也许比大小小说家本人执笔更为理想。“上帝能够创造一切，却不能创造另一个上帝；天才能够再现一切，却不能再现天才。”巴尔扎克成功地塑造了成千个形象，却不一定能塑造好自己。他呕心沥血写作的《人间喜剧》中惟一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路易·朗贝尔》，并不怎么受读者欢迎，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倒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在前一部作品里，巴尔扎克试图将拥塞在天才头脑里的奇思妙想倾盆大雨般向读者浇去，任何读者都消受不了这么一盆浓汤；莫洛亚则不慌不忙，带领读者沿着巴尔扎克走过的道路徐徐前进，从出生的家庭、图尔城、旺多姆学校，再到巴黎、维也纳、意大利、乌克兰等，和巴尔扎克一起研究社会，认识人生、女人、爱情、破产、贫困和富有，和他一起熬过不眠之夜，一起躲避债主的追逐，分担他失败的忧苦，共享他成功的喜悦，……于是，一个五短三粗，目光炯炯，既荒唐又深刻、既平凡又伟大的巴尔扎克便血肉丰满地站立了起来，亲切地活在读者的心里。

第一部 成 长

谈谈巴尔扎克是有好处的。

热拉尔·德·奈尔瓦

第一章 童年的悲剧

没有第二份人家，像我们这个家一样。

巴尔扎克

奥诺雷·巴尔扎克出生的一七九九年，法兰西大病初愈，正处于恢复时期。十年的狂热已使她厌倦、烦躁和疲惫不堪。执政府的宪法几乎被公民投票全体一致通过了。法兰西并不是被强奸，而是自愿委身的。天主教徒希望太太平平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富裕的雅各宾党徒只求保住自己的既是利益，也就不无嘲讽地同意了恢复宗教迷信。在图尔这个优美的滨河省城，人们高高兴兴地迎接和平生活的降临。一八〇一年，波拿巴任命在旧王朝当过炮兵军官的德·波姆勒将军到此地任省长。这位《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长官。当初拿破仑在布里延讷参加第一次军事考试时，得到

☆

☆

文

学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德·波姆勒将军的赏识，首席执政至今仍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看来省长将军是拥护现政权的宗教政策的，他为那些想要为天主唱颂歌的神甫开放了圣加蒂安大教堂，接着又任命了一位大主教——德·布瓦日兰大人。他把教堂的钥匙交给这位大主教的时候，发表了一通号召教会与政府精诚合作的爱国演说，然而主教在答词中只冷冷地说了几句与这庄严的主题毫不相干的话。

此后这两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主教向市政府索还被查封的教堂大钟，要求摘去钟楼顶上的自由之帽，换上十字架。省长请示了部长，政府当局比地方上的雅各宾派态度宽容，随即把钟还给了所有的乡镇，因为到处都发出同样的呼声。波姆勒曾下令让一个神甫停职，司法部长责备他说：“他的行为是应该处分的，不过在用行政手段惩办之前，更正规和更恰当的做法是把事情提交给主管此事的图尔主教大人，这样可以协调关系，且能对舆论产生良好影响，遇到类似的问题，你们应当协商解决。”因为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奥诺雷的父亲）是省长的朋友和亲信，省长和主教之间的不和对他的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

巴尔扎克的祖父贝尔纳·巴尔萨（1716—1778）在努盖里耶继承了祖上的一点土地，又一小块一小块地种下了几片草地和葡萄园。他有十一个孩子，一个挨一个地睡在靠墙摆着的麦草垫子上。长子贝尔纳-弗朗索瓦看管牛羊，给父亲作帮手。晚饭后一家人常常谈论家中藏钱的秘窟，谈论他们的朋友，神甫维亚拉和公证人阿尔巴。聪明而有野心的贝尔纳-弗朗索瓦心想：“我为什么不能当教士或者公证人呢？”神甫教他读书写字，他开始在莫内斯蒂埃附近卡讷扎克村的公证人阿尔巴事务所当跑街，在那里他学到了习惯法、诉讼程序和起草证书文件。“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利害之争，冷酷地、赤裸裸地暴

☆

☆

文

学

家

卷

☆

☆

露在他面前”，大约一七六五年以后，他离开了事务所。他到哪里去了呢？罗台？阿尔比？还是图卢兹？哦！这个弱冠少年，已在朝巴黎“攀登”，脚登一双铁钉鞋，身穿农民的短上衣和花背心，揣着三件粗布衬衫以及无限的野心和充沛的精力。

他自学成才，博览群书，对科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他的诉讼才能更使他到处受到器重。难怪他对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非常骄傲。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初到巴黎时全部财产只有背上的一个小包裹，竟当上了诉讼代理人，接着很快又步步高升，虽说还处在下属地位，却已爬上国民参政院行政法院审查官助理的位置，并且是在最广泛的事务中充当参谋。这一惊人的成功说明他具有健全的头脑，广博的知识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一个人单枪匹马，竟能由下层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

贝尔纳-弗郎索瓦曾经协助行政法院审查官约瑟夫·德·阿尔贝办理各种事务：从拍卖东印度公司直到在法国同德意志各公国之间达成引渡权的协议。在一份至今仍保存着的文件上，写有“国王陛下委任巴尔扎克先生为专事诉讼事务的枢密院秘书”。他还曾经当过海军大臣贝尔特朗·德·莫勒维尔的私人秘书。由于和大人物有过这样的接触，他终生对贵族阶级怀有钦羡之情。他一直梦想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标志贵族的“德”字，这却不曾妨碍他在一七九一年以傲慢的态度称呼他从前的主人德·阿尔贝的遗孀为“积极的公民”。后来，新上任的安德尔-卢瓦尔省省长询问他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他答道：“我连续十六年任行政法院秘书，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出逃之前我担任巴黎分部委员，曾先后被任命为分部主席、市议员、市政官员、违警罪法庭审判员、庭长，这个法庭当时管理全巴黎的警察局。”就这样，他机灵地应付了大革命时期的困难转折。

然而，他的忠诚在从国王出逃到瓦兰纳被捕期间似乎受到了怀疑。他虽善于见风使舵，却又天性仁慈，据说他营救过一些保王党人，他从前的保护人和朋友。有一个国民会议员很关心巴尔扎克公民，劝他暂避一下。他逃到瓦朗西纳，可说是因祸得福，他写道：“当时那里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保管资金并主持北方部队的军需工作……机会落到我的头上，我同时被委派管理：1. 粮食；2. 草料；3. 取暖和照明；4. 巴黎的供应；5. 各部队驻地的供应……我作为长官单独一个人负责这五个方面的事务直到弗勒鲁斯战役的胜利。……我的部下没有一个被捕或坐牢，我始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而且公正无私……我这五方面的帐目一清二楚，这些，我都有合法的文件证明……”

好家伙！十足的雅克师傅！何等诚实的表白！不过他的确在达尼埃尔·杜迈克的指挥下，在半官方性质的军需机构中担任过重要角色，而杜迈克其人在所有军需品交易中都要插上一手。一七九四年弗勒鲁斯战役之后，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先后在布列斯特和图尔任职，他说：“在镇压舒昂党人和旺岱叛乱的内战时期，图尔是提供军费的惟一重要据点。”可见一七九七年他是住在图尔的。当时他担任军需工作，算不上富有但生活也算宽裕，他身穿银镶边的蓝色军装，挺括的衣领间夹着雪白的领带，好一副自命不凡的气派。到五十一岁他还没有结婚，于是他的老板杜迈克为他张罗，让他娶了一个比他年轻三十二岁的美貌少女洛尔·萨朗比耶为妻。

洛尔的父母是一对深情相爱的夫妇。当约瑟夫·萨朗比耶听到索菲·肖韦——他那金不换的好妻子——答应嫁给他的时候，竟高兴得晕了过去。萨朗比耶是德·博纳子爵的秘书，身为王家军队元帅的子爵曾在萨朗比耶的结婚证书上签字。萨朗比耶继承祖业，是一户殷实的呢绒和肩章织造商，他在靠近布

尔东奈街的奥诺雷大街上开设一家以“金羊毛”命名的花边、绦带、呢绒织造作坊，包揽民用及军用制服及装饰的加工。在富商聚居的沼泽区，萨朗比耶是颇受敬重的一户人家。他们家族中的一员在艾尔勃夫娶了呢绒业主的女儿玛尔特-雷娜·勒约纳小姐为妻；还有一个曾担任部队的军服及装备主任。这家人同马尔尚家联姻的很多。他们家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夏尔·赛迪约。著名的赛迪约家族中出了好几位东方学者、外科医生，还有一位天文学家，当上了地理研究所主任助理。沼泽区的人也开始踏入学术领域了。

萨朗比耶太太是一位精力旺盛、性情乖戾的女人，她为了让女儿受到良好教育，给她制定了严格的家规：

“我要求女儿洛尔在写字的时候要坐姿端正，握笔得法，笔尖蘸饱墨水，以便写出美丽的字体……对于她的举止，我无可指摘，她已向我保证要亲切待人，尤其是对她的母亲……”索菲·萨朗比耶用庄重的大写书写她的母亲这几个字。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安排下去，“星期天午饭以后检查一星期的行为”。女儿只有执行了她的严格规定以后，萨朗比耶太太才对女儿表示一点“亲热”，而她同时也传给了女儿易怒的脾气。

萨朗比耶所处的社会地位要比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优越得多。为什么他们会把年轻美貌的女儿嫁给这个五十岁的老头子呢？也许是因为贝尔纳-弗朗索瓦的经历同约瑟夫·萨朗比耶有类似之处。两个人都从事过“军需工作”，都参加了共济会。他们感到相互之间有一种伙伴和同谋的关系。新娘的嫁妆是沃拉依庄园（地处加兹朗乡，离朗布绮约一法里），在婚约上估价三万法郎，这是为了节约手续费，实际上这庄园价值十二到十三万法郎。新郎在婚约上保证拿出一千八百法郎年金作为丈夫遗产。实际上贝尔纳-弗朗索瓦没有多少甚至根

本没有财产，只有他的工资，若干定期利息以及拉法热养老储金会的一个份额。养老储金是由若干个人凑起来的一笔存款，会员分享利息作为养老金，但死后即将本金所有权转给活着的会员，因此谁活的年龄最大谁得到的收入就多。

贝尔纳-弗朗索瓦觉得自己简直是优质材料铸成的，深信自己能活一百岁！因为他身上兼有高卢人、罗马人和哥特人的血统，他相信自己具有这三个种族的优点：健康、胆量和毅力。作为卢梭的信徒，他的生活方式极为简朴，他喜欢喝牛奶、菜汁，热爱步行，早起早睡。他吹嘘自己从来不找医生，也绝不让药剂师赚他一文钱。他像征服者那样昂首阔步，自称“我漂亮得像大理石，结实得像一棵树”。

他是共济会图尔支部的成员，《圣经》的忠实读者，还研究历代教皇的历史、教会的分裂和异端问题，甚至还涉猎中国的文化。他采取波拿巴的政治态度，并不反对大革命，但是指责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报复行为。

他太太的性格对他的耐心和人生哲学简直是一种考验。她很美，有一张端正俊秀的瓜子脸，很会打扮，但经常态度生硬、傲慢，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只是有点冷漠无情。她在巴黎圣热尔韦女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巴尔扎克太太和她母亲一样相信占星术、巫术和催眠术。

巴尔扎克一家日子过得相当富有。有人在图尔为开办一所中学募捐，省长捐一千法郎，大主教拿出六百法郎，而巴尔扎克公民却捐了一千三百法郎。除了他自己的年息和太太的地租以外，贝尔纳-弗朗索瓦还有好几份俸禄。波姆勒省长是他的老朋友，早在“宫中和兵营里”就认识了他，如今任命他为图尔市长助理和慈善事业的主管人。

这家人最早在意大利军队大街租了一所房子。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二日，婚后十五个月，洛尔·巴尔扎克生下了一个男孩，

她坚持自己哺乳，但孩子只活了三十三天。因此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第二个孩子奥诺雷出生的时候，巴尔扎克夫妇就把儿子托给别人喂养，奶娘是圣西尔-卢瓦尔村一个宪兵的妻子。第二年，即一八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妹妹洛尔出世后也和他寄养在一起。

对母子分离生活的这种作法奥诺雷永远不能原谅母亲，他曾写道：“我母亲的冷漠使我的身心遭受到多么不良的影响！难道我只是义务的产物，偶然的产物？……我被寄养在农村，被家里人遗忘了三年，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以致引起了外人的同情……”实际上巴尔扎克夫人只是由于自己哺养的第一个男孩夭折，而照当时的习惯去做而已。不过必须承认，尽管孩子们离得很近，她却很少去看望他们。

四岁时他回到图尔的父母身边。他母亲不善于培养和孩子间的感情。其实奥诺雷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性格活泼愉快，美丽的小嘴带着微笑，褐色的眼睛明亮而温柔，高高的前额，乌黑的头发，使他在散步时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漂亮、天真、惹人喜爱的小男孩遇到的却是他母亲那道咄咄逼人的严厉目光。她“不懂得抚爱、亲吻和纯朴的生活乐趣，不会为别人创造幸福的家庭气氛”。她一味追求奢侈，摆阔，讲排场，这损害了她的性情。

一八〇二年四月十八日，第二个女儿洛朗丝出生了。为她举行洗礼的时候，巴尔扎克夫妇终于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了“德”字，这在过去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他们的地位上升得很快。贝尔纳-弗朗索瓦之所以能跻身于本城显贵之列是因为有省长将军的保护。作为市长助理，他认为应该在图尔拥有自己的房产。他把太太在加兹朗的庄园卖掉，买下了安德尔-卢瓦尔大街二十九号——“一条上等的大街，一条两边都有人行

道，整齐地铺着石板的洁净如镜的街道，它是街中皇后，在图尔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座带有古色古香的细木护壁板的房舍，有马厩、花园；八天以后，又买进从图尔通往圣亚韦坦的大道上的圣拉扎尔庄园。这个庄园是国有财产，本来属教会，因此信徒们不会争购，价钱比较便宜。

这时贝尔纳-弗朗索瓦野心勃勃，他深信要达到一切目标，必须有后台。因此他忙于运筹帷幄，没有多少时间关心孩子。他的过于年轻美貌的妻子“如痴如醉地投身于社交漩涡”；她把附近的乡绅和被迫侨居在图尔的英国人统统吸引到自己周围。

很久很久以后，上了岁数的巴尔扎克夫人对她女儿说：“由于丈夫年纪大，我不得不处处检点，把所有对我有好感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我的庄重表情使我显得很不可亲……”辩白没有用，当地的太太们都忌妒她，说她“穿戴过于讲究”，说她丈夫太一帆风顺。她在情场上的成功使她得罪了所有的贞洁女人。“你父亲因为年岁大，所以很谨慎，什么也不说……”人们议论纷纷，说到他太太同一位萨榭的地主马尔戈讷先生的暧昧关系时，他照样缄口不语。他认为家庭和睦是长寿的主要条件。

奥诺雷、洛尔和洛朗丝三个孩子落到一位可怕的家庭女教师——德拉埃小姐手中。他们整天提心吊胆，既害怕母亲深蓝色眼睛的严厉目光，也害怕家庭教师的谎言。她认定奥诺雷厌恶这个家，说他并不是傻，而是心地阴险。她嘲笑他那么好奇地瞧着天上的星星。奥诺雷很小的时候就会编一些小故事逗妹妹们开心。洛尔回忆道：“他可以整整几个小时地拨弄一只红色小提琴的琴弦，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说明他认为自己弹出了美妙的曲调，我恳求他停止这种音乐的时候，他吃惊地问：‘你没有听出这曲子多么好听吗？’”奥诺雷天生有生活在幻觉世界中、倾听惟有他能听到的仙乐的本领。

他童年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去巴黎的一次短期旅行。外祖父母萨朗比耶想见见他们的小外孙。巴尔扎克夫人把孩子带去了。漂亮的小男孩把老人们迷住了,他们对他百般爱抚,送给他各种礼物。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宠爱,回家后对妹妹们讲个没完。他描述外公外婆家的房子、花园和那条叫做穆什的看门狗。外婆萨朗比耶夫人也特别喜欢给人讲述下面这有趣的一幕:

一天晚上,她租来幻灯给奥诺雷看。他发现观众里面少了他的朋友穆什,立即站起来以命令口吻喊道:“等一等!”……(他知道自己在外公家里是要人)他跑出客厅,把狗带了回来,对它说:“坐下,穆什,好好看!不要钱的,外公请客……”

小孩子说出的话,常常是大人们以为只是私下说过的话的天真翻版。在巴尔扎克家里,人们谈论金钱和遗产谈得太多了。不幸的是这次旅行以后几个月,老外公因患中风去逝了。奥诺雷非常伤心。不久外婆就到女儿家里来住了。她给这家人带来五千法郎的年息,可惜的是她将一些本钱交给女婿去做一桩“可以发大财”的买卖,结果亏损了四万法郎。要不是女儿严厉,萨朗比耶老夫人准会把外孙们宠坏的。母亲一说起要管管儿子的学业,奥诺雷便当真吓得发抖。不知怎么他倒更喜欢他父亲的严肃的谈话和别出心裁的俏皮话。巴尔扎克夫人把女儿们送进伏盖寄宿学校,将儿子送到勒居埃学校当走读生,每个月花六个法郎进修一门阅读课。教理讲授由拉贝奇神甫担任。巴尔扎克夫人在圣加蒂安教堂“订了自己的座位”,每次都带儿子去做礼拜。正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所以表现得格外虔诚。

☆

☆

文
学

家

卷

☆

☆

奥诺雷八岁那年，巴尔扎克夫人决心将他送进旺多姆学校住读。必须指出，那时候她正怀孕，人们传得沸沸扬扬，说这个孩子是冉·德·马尔戈讷的。奥诺雷非常不愿意离开他的好妹妹，她是他“忧患中”的伴侣。也许他过于敏感地夸大了童年时代的不幸。后来他甚至写道：“我从来没有过母亲。”这太过分了，他是在盛怒之中写下这句话的。但这两个孩子确实曾经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即使事实上并不这么严重，毕竟他们自己是这么感觉的。有一些明明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孩子，因不理解自己为何不受宠爱，便想像自己是私生子，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他们为了弥补内心的感伤，比一般人有更强烈的追求成功和荣誉的欲望。

第二章 求 学

小孩子在谈到自己的时候用自己的名字，作家则通过无数第三人称来描绘自己。

罗兰·巴尔特

一八〇七年巴尔扎克八岁时就读的旺多姆学校，是法国最有特色的学校之一。建立这所学校的是奥拉托利会会员，他们同耶稣会会员一样热心办教育，但他们被认为是自由派人士，这一点想必很合贝尔纳-弗朗索瓦的心意。的确，在巴尔扎克上学时，领导这所学校的两个人——马雷夏尔和狄赛涅，都向国家宣过誓，并且都结了婚。但是这两个结过婚的教士却保留了对天主教的信仰，并在学校里维持着修道院式的纪律。孩子们要离开学校必须结束学业。校长在写给奥尔良学区主任的信中说：“我们的学生没有假期，他们从来不进城。我们要求家长绝对不要召孩子回家……”学生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